

W 7-100/c601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鹿完天記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庚子北京事變

紀略

光緒辛丑
季夏月刊

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庚子歲拳匪倡亂蔓延近畿各處焚燒教堂殺戮教民後入都圍困各國使館以及天主耶穌兩教人等延至七月各國聯軍攻陷北京始終被困情形美以美會滙文書院教習鹿完天親筆日記茲爲錄出用呈中外諸君子青覽云先是己亥冬義和拳倡自山東濟南泰安兩府勢以扶清滅洋仇教爲名毓中丞聞而壯之惜其意美而名不雅卽改義和拳爲義和團匪徒因而猖獗殺害教士焚燒教堂搶掠教民數百家時當嚴寒教民飢寒交迫京都各會聞之悉捐資助急拳匪勢愈張大拒捕傷官

朝廷聞之，欽派慰農袁大中丞來東鎮守，中丞經濟素裕，洞悉中外，勦撫兼施，不數月而山東拳匪一律掃平，詎根株未絕，潛逃至直隸，煽惑愚民，直省大吏視同兒戲，養癰成患，相率風起，遂於四月二十日燒毀固安縣之公村教堂，殺害傳道者二人，繼於二十七日又焚燒霸州之善來營村，殺斃教民男女十三人，五月初三日適本會聚年會於北京亞斯利堂，四外支會告急者絡繹不絕，或云殺人，或云燒房，都中教民遑遑不定，初八日北京教民聚於北城二條胡同集議未定，卽約初九日兩點鐘赴燈市口，公懇梅牧師告急於美國公使，卽派洋兵二十名保護教民，或云宜守燈市。

口取其適中衆議未果又改定明早九點鐘仍聚於燈市口至期衆議始定乃改守孝順胡同有人云教會宜將此事奏達

朝廷庶有濟乎衆意僉同卽選

僕

草奏稿焉公舉長老會惠牧師志

道懇請美使康大人轉奏越翼日奏稿繕清卽交惠牧師忽聞通州公理會東路之支會教民被匪殺者四十餘人通州道不能保美教士携教民數十人逃至北京孝順胡同卽分三處戰守孝順胡同亞斯利堂西洋人居住堂東教民之有家眷者居住船板胡同瀝文書院教民之無家眷者住選尙賢堂雷牧師爲書記本會厚牧師公理會杜牧師爲總辦卽派

僕

爲船板胡同本書院總辦

四面堅築炮台，孝順胡同以亞斯利堂爲內城，船板胡同以德本齋爲內城，洋兵往來兩處，德本齋約有教民百餘名，共分九哨，每哨十五人，前左、前右、後左、後右、東左、東右、西左、西右，中軍一哨爲中哨，哨長卽僕友誠培王牧師，每早操演，日夕點名，分段把守。十二日晚八點鐘，城外人聲鼎沸，從東便門直至西便門，衆曰：「一詞僉云燒香，搯頭，潑涼水，殺洋鬼子。」卽時火起，或云是順治門外本會南堂。十三、十四、十五日，每夜皆有此聲音。十六日，永定門外甘軍督董福祥殺斃日本書記杉君，卽日奉

廷旨嚴拏匪徒，絕無甘軍字樣，識者謂似此晦殺，此其中有大故矣。

十七日十點鐘、義和拳明目張膽過東交民巷、德兵執其一、而訊之、匪云、團在忠臣廟、德兵令其前導、至則匪覺、越牆竄去、德兵擁進、已虛無人焉、惟紅巾大刀數十具而已、德兵携而出、匪逃至城外、招夥黨數百人、直入崇文門、人聲鼎沸、蜂擁而來、是時約有四點半鐘、僕正在院內與杜總辦商議要事、忽報拳匪來矣、杜總辦卽乘腳踏車、向孝順胡同飛去、僕卽傳隊預備接戰、見院門口居人紛紛亂逃、移時南院總辦傳令、命婦孺皆入亞斯利堂暫避、男子執戈環伺、忽報拳匪擁進孝順胡同、美兵迎戰、喊聲振地、拳匪畏威、回首敗北、向大街行、官廳差役、皆頭行揚鞭開道、至本會外

三
堂舉火焚燒，又北行至菴醫院，延燒倫敦會教堂、燈市口公理會教堂、二條胡同長老會教堂、東華門八面槽天主教堂，折而西連燒鴨兒胡同教堂、驢肉胡同教堂、缸瓦市福音堂、順治門內天主堂。是夜殺人如麻，喊聲不絕，通宵達旦，火光冲天，黎明爲十八日。五會教民皆焦頭爛額，父尋子，子尋父，夫覓妻，妻覓夫，紛紛至孝順胡同，哭泣號淘，俾觀者傷心慘目。八點鐘總辦令婦孺退出亞斯利堂各居別室，堂內窗戶皆堅塞，各留炮眼，堂外周圍挖通河道、孝順胡同、船板胡同、城牆根等處，皆堅築炮台，派人把守。是日匪皆四外焚殺，未至境內。次日早總辦傳令出告示數紙，張貼三

巷口示云、往來居民、切勿過境、如有不遵、鎗斃爾命、爾其毋悔、懍之慎之、從此三巷斷行人焉、界內居民、或紛紛移居、或閉門不出、居民苦甚、懇祈僕放出買取食物、僕卽擬定每日早八點鐘、令其上街一次、居民德之、十九日早九點鐘、有人手執大刀、在院牆外往來窺伺、同仁醫院劉大夫巡查至此、發二炮彈、幸未中焉、教民追至、認其非匪、乃前出教之謝某也、十點鐘、點名驗看各哨、人皆奮勇、惜少兵器、中外教友、爭出資財、派人出買花鎗百餘桿、洋鎗十餘桿、從此教民益壯膽矣、朝夕仍以兩次、輪流聚會、專心祈禱、二十日、忽見前門外、烟氣冲天、自朝至夕、火光逼人、派人出探、知

係前門大街西各舖戶及前門劍樓悉被所焚噫異矣匪不云保
清滅洋乎乃何以先燒劍樓不知當道諸公其何以處此二十一
日八點鐘望樓報到東角樓泡子河一帶駐兵數千旗幟鮮明不
知何故總辦傳令命本院派人打探卽派中哨哨長王誠培前往
臨行囑以小心謹慎誠培忠勇性成遇事果敢至則旗牌官引見
統領孫大人據云本統領係武衛中軍奉榮中堂札飭特來駐紮
此地保護貴堂者卽時回報人心稍安然終疑信參半是夜城外
喊聲又起人心驚惶僕偕數人往孝順胡同回家看望詎幼孫弱
女見面時執手啼哭不忍久坐慰勸移時卽回船板胡同甫出門

卽聞東路多人大聲疾呼曰殺鬼子燒洋樓直入院西廟內僕執

戈偕數人入廟往視至則除僧道外並無外人僕熟思良久知從

後門出矣不得已回院囑告各哨哨長曰今夜宜加小心恐有不

測諸君慎之戒之俄見院內數教民肩荷衣包手執利刃輾轉牆

側僕笑曰愚矣匪不來焉用此匪來矣負此重物何以戰更何以

逃是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也噫愚矣因思人生斯世身負重罪卒

就死地不克醒悟大率類此是夜巡查約分兩班輪流值夜二十

二日十點鐘望樓搖旗鳴鑼忽見有數十人皆持快鎗從東直入

交界內僕卽傳令命前後兩哨嚴守南北門左右數哨皆執戈巡

牆僕同中哨哨長王誠培率中哨數十人出而迎戰安排已定即

從中門擁出詎教民不諳戰事甫出門即放炮聲喊僕方搖旗禁

止忽見來兵回首曳兵紛紛而走噫異矣抑又奇矣是何人歟不

戰而退若此哉有識之者謂是武衛中軍即派人往探回荅云是

本營巡捕出而巡查拳匪者僕即修函與之約曰敬啟者刻下貴

營移駐此地按時巡查洵屬公務本總辦豈敢過問惟界內洋兵

不時巡守言語不通倘有不虞釀成巨禍大為可懼茲為貴統領

約嗣後貴營巡捕准於本界百步外巡查若不遵照即為背約立

時鎗斃邇時勿謂釁端自我而開想統領雅度冰壺自有以鑒原

於格外也。伏維朗照，祇祈鈞裁。不宣。二點鐘書記雷牧師點名，排隊教以作坐進退之法。是夜又復喊聲不斷。二十三日七點鐘由東路飛來轎車一輛，守界教民卽欲發彈迎擊。僕曰：止此必有故。一車不足慮也。俄見車中人蓬頭垢面涕泣而至，一男子一婦人三四弱兒，熟視良久，知係燈市口公理會萬執事之眷屬也。慰問畢，卽派人送至孝順胡同暫居。是夕城外又復喊聲大起，自東便門起過崇文門，正陽門迤里而西，聲音不斷入耳，驚心令人喪膽。二十四日八點鐘望樓報到有一外國人走入鮮魚巷，東倒西歪踉蹌而來。僕登牆視之，其人甫至院門卽倒地不起。近視之知係

受傷問之，但搖首不能言，卽派人抬至同仁醫院，治後知係德國
繙譯格君，是日隨欽使赴總署，過單牌樓，遇中兵，欽使被害，伊受
傷，逃至此處。九點鐘，美署欽使忽傳諭云：此時中廷降旨，派榮中
堂保護各國欽使及各教士商人，卽刻出京赴天津，事在緊急，是
否行止，尙難決定。限十點鐘，着洋兵保護美教士及各眷屬一體
速往美署，再爲定度。僕聞此信，卽往孝順胡同，見杜厚兩總辦，據
云：我國欽差只言外國男女赴署，並未言及華人。僕聞言憂形於
色，曰：似此吾華人之命休矣，可奈何？兩總辦荅曰：此時我無有權
柄，能救華人，惟有專心祈禱。

天主敬聽好音而已，他何能爲哉？華人聞之，驚相告語曰：休矣，吾死矣。夫當此萬難之際，面面相窺，欲逃無路，欲守無兵，乃有天津明太太者，熱心事主愛人，潛進亞斯利堂，涕泣伏地跪求。

天主憫其大施憐憫，速救華人。瞬息間不約而同，聚集信徒數百人，皆哀鳴號哭，環跪台前，詎精誠所感，上達。

帝聰，移時忽接美署來信云：十一點鐘，着洋兵保護華人及男女學生一體赴東交民巷聽候安置。衆心稍定，同聲頌讚。總辦卽時傳令，命洋兵首尾照應，女學生及堂客老弱，中央行教民之壯者，皆執戈托鎗，左右護衛，緩步徐行，靜默無聲。甫出口，見大街兩旁舖戶皆閉。

門間有間人三五成羣，皆鵠立道側，作壁上觀。前行至崇文門，見樓上中兵皆俯樓下視，寂無人聲。折而西，進東交民巷，約行半點鐘之久，渺無人跡，鴉雀無聞。移時，走近法國炮台，法官令教民分列兩旁，中央留炮路，恐拳匪來有礙接戰也。淹留逾時，忽見美欽使康公來，與杜厚兩總辦小語片時，卽傳令俾教民進台基廠，由法國府後西行入肅王府。至則有天主教民約有兩千餘，皆於宮門外幕天席地，已兩日夜矣。既而耶穌教民入焉，見宮門緊閉，東西亞橫門內外實不能容。僕籌算良久，忽見大學堂西教習秀牧師耀春來矣。僕與之行握手禮，慰問畢，懇其設法，祈肅王啟宮門。

入而安息。秀牧師點首叩門而入。移時出而告。僕曰：事濟矣。頭二門及銀安殿。耶穌教民隨便居止。惟不準進入內宮門。俄見差官十餘騎至宮門下馬。前有一人冠四品頂戴。手執外國信一函。旁書漢文通行許可四小字。至內宮門回事。忽見內監傳諭曰：王爺及太福晉福音自後門出矣。卽時啟門。令四會長者點驗而進。恐有奸細混入也。當時議定銀安殿女學生住大月台左右。本會教友住西佩殿。公理會住東佩殿。倫敦會住儀門內外。長老會住僕與誠培王牧師住銀安殿後內宮門。大廚房在西佩殿後院。四會同爨。人多飯少。多有未得食者。是夕秀教習遇害。或云在單牌樓。

或云在御河橋戶首未見究難憑信人多傷之次早飯又不足不得已廚房分在兩處四會人數合算美以美會幾居一半故本會廚房分移在銀安殿後西小院其三會仍同在一處共食從此人始得飽矣八點本會鄭牧師忽持一單喻衆聚於銀安殿前執單誦曰公議定東以法國府爲界西以美國俄國兩府爲界北以蕭王府翰林院爲界南臨城墻英國府爲外國人住處蕭王府內外爲天主耶穌兩教住處英國府總辦仍派孝順胡同厚杜兩牧師蕭王府派總辦八人天主教四人耶穌教四人其耶穌教派長老會宗之李長老公理會潮海往牧師倫敦會海亭栢先生本會則

仍派僕焉。至天主教四人卽有李君、賈君、楊君、王君。惜時急未暇叩其名字。蓋闕如也。東界法德兩國兵丁把守。西界美俄兩國兵丁把守。肅王府日本、意大利兩國兵丁把守。翰林院英國兵丁把守。南面美德兩國兵丁把守。九點鐘四總辦會議。先以得糧爲要。卽派人於界內各糧店看視。得米數千斤。分爲兩廚房公用。忽聞日本副欽使由大人要教民之壯者六十人。分堵府後東北兩門。限午前堅築完固。於四會內卽選派壯夫數十人。卽時赴工。甫畢。工喊聲大起。鎗炮齊鳴。東西南北四面受敵。鎗彈如雨。滾滾落地。男子血戰。婦女禱求。尤足記者。天主教民誦經之音。與鎗炮之聲。

高低齊鳴入耳驚心人皆失色傷心哉教民何罪我生不辰天
單怒竟至於此耶戰至兩點鐘之久日兵奮勇各各爭勝中兵知
難驟勝卽撤兵回營六點鐘日副欽使由大人同文館東文教習
杉君畿太商僕曰事急矣可奈何日意只此兩隊兵丁不過三四
十人府內東北兩面地方寬闊恐難保守爲分之計莫若就兩教
中選年富力強有膽有識者數十人給以鎗炮使之操演數日必
能有濟僕曰諾卽會商各總辦就兩教中選成一隊引見日欽使
命日官驗視卽派保定府東文書院哨長野口温君爲營官公理
會張廷魁先生爲哨官名之曰教民隊卽日成軍駐防西花園大

觀堂此二十五日第一次開仗之大概情形也。一點鐘角聲又起，四面鎗炮環攻甚急，約有兩點鐘之久，人不見而鎗火如電雨，連賴之四點鐘。僕與同仁醫院掌院曹君詠歸對談時，倫敦會教友幫辦同仁醫院事務王厚先生過內宮門向僕而言曰：事急矣，我輩必死於今日矣，奈何奈何。僕與曹君正色對曰：汝獨不信。

天主乎！聖經曰：殺爾身體，不能殺爾靈魂，汝獨忘之乎？且汝發此言，不但擾亂爾之神明，且適以煽惑他人之心。今而後爾其慎之，勿多言，伊垂頭喪氣而走。七點鐘開仗，直打至四點鐘，周圍火起，角聲人聲，鎗聲相雜，聒耳驚心，加以烟火迷眼，不辨西東，幸賴

主恩保護中外卒無一人陣亡者不過破頭爛額數人而已五點鐘忽報王

子厚在西花園花神廟自縊殞命矣備親謁往視見伊正立垂手

舌出口外懸於門楣卽命人扶之而下身已殞矣遂送信與伊之

家屬並醫院掌院曹君同來看視卽時於該處掩埋嗚呼王君子

厚精明強幹年富力強今忽致此是果天命抑以人意乎未可知

也此二十六日之大概情形也四點鐘角聲忽起火光遮天四面

鎗炮一片齊鳴直打至十點鐘忽報中兵至府牆下緣牆而上且

官傳教民守牆卽分派北東兩牆下拋磚擲石中兵向裏打洋兵

向外攻遂使府牆內外飛磚走石如燕鵲騰空受傷之人血流滿

面仍奮勇爭強、不顧生死、不料內監楊某等三人受傷甚重、倒地昏迷、卽派人抬至宮門醫治、忽報東府牆家廟中門口山東泰安府主理傳道之劉先生繼先鎗斃倒地、僕趨視往救、至則腦漿崩裂、靈魂飛昇矣、卽呼人抬回、迴顧左右無一人、不得已循牆而走、至家廟西院外大樹下、見數十人皆俯首低言進退維谷、吾友誠培王牧師督師而誓曰、今日若不奮勇再進、吾輩休矣、傍立一人怒目視曰、你若敢前往、我們隨後、又何言哉、王牧師曰、諾、好弟兄隨我來、卽振臂一呼、直奔而上、衆人跟後、忽聞後有人呼、僕曰、止、迴顧時、見美教士山東連環長老司鄭牧師曰、事急矣、先生可速

領女學生及女教友出西阿橫門從地道進英國府僕卽至銀安

殿催女生及各女眷速備行裝立時起行僕左手携一五歲小孫

女右手領一八歲小孫兒皆哭泣哀號且鎗彈往來耳邊懸際恍

如冰雹下降甫至英國府南門外衆人擁擠不能行總辦杜命僕

執刀立門外勒令魚貫而入約有一點鐘之久始行全盡忽報王

牧師受傷甚重已抬至英醫院矣僕三次入視皆不得入後又隨

送信人王生景春入又被阻遂鬱鬱而退至達子館楊宅斯時已

過十二鐘矣自早至此水漿未入口腹中飢渴痛不能言至井邊

取飲生水兩次少定忽而腹痛難忍伏台階下一教友吳慶雲之

母過而慰問，僕搖首指腹不能言。伊卽回走，俄傾持一大碗牛奶，僕執手曰：飲此其庶幾乎？僕卽感謝而飲。未幾又有倫敦會傳道之瑞太太，又送洋點心數十枚，食之。然後遍體生津矣。一點鐘，兵逼近英國府西面達子館一帶，火勢逼人，洋兵幾不能守。打鐘三次，中外婦女皆執器運水，男子奮勇向前，極力救護。本會亞斯利堂主理傳道之陳牧師維屏，僕執手而泣曰：師乎！師乎！命在旦夕，吾輩今日萬無生理矣。僕極力安慰。斯時雖四面鎗彈如雨，然皆平遠人多能避，獨南面城牆勢甚危急。中兵居高臨下，鎗不虛發。統兵大員集議曰：事急矣，南面城牆若不奪取，勢難保守。衆曰：

諾遂傳教民隊百人，令各携城磚一塊，擁歌林炮一尊，美俄兵丁各十餘人，前行教民後隨，打至馬道上，俾教民各携之，磚築成一台，卽飭教民速跑，中兵疑洋兵敗矣，卽全隊擁上洋兵，遂於炮台後頓發歌林炮數百彈，中兵敗北，倒地斃命者百餘人，奪獲炮台兩處，洋炮數十杆，從此南面城牆東西數丈，皆爲洋兵拈據矣。三點鐘，英署總辦傳令俾教民男女一體仍回肅王府，因英署地窄人多，恐氣味薰蒸，染受疾病，若再危急，可令堂客往詹事府暫避。四點鐘，卽回肅王府，見府家廟已失，日兵退守後東門。此二十七日之大概情形也。二十八日早四點鐘，府東火起，臨近府牆，有外

國人某喬居此處，駕天棚甚高。日官傳令選教民之壯者數十人，各帶矩刀斧子，由東亞橫門出折焉。移時火起，逼近府牆下。府家廟以前屋宇悉被延燒。日官又傳令命折府內澄觀堂大天棚。斯時約有九點鐘，喊聲忽起，鎗炮怒發，中兵四面環攻，勢甚危急。忽報城牆教民陣亡一人，受傷者兩人。又報西花園意兵受傷一人。僕巡查至外宮門，見天主教民婦女皆跪誦經文，一婦人忽倒地。大號近視之，見膝上鮮血湧出，知爲彈子所穿也。僕心焉傷之，命人抬送詹事府醫院。至十二點止戰，人心稍安。忽接英署總辦諭，速選教民七十人赴英署作工。僕前後招聚，僅得三十人，俾在銀

安殿俟齊未幾又招來十餘人至則前招之三十人已不知所之矣。僕行至各處喻以大義始招來數十人遣送甫出西亞橫門回視僅十餘人而已。僕長嘆良久詢其故僉曰英署事重飯又不足少不如意卽鞭撻從事是以不願往也四點鐘炮聲又起東西夾攻甚急忽報英署工次教民受傷一人至六點漸息七點忽接美署諭城上急用五十人作夜工此爲至要刻不容緩四會僅得四十人遣人前後擁護送至美署恐其逃逸也此二十八日之大概情形也二十九日早五點鐘同文館東文教習杉君至內宮門向僕而言曰事急矣援兵不至爲之奈何東城某係總署司官與我

最善不如選一婦人充作乞丐赴伊家探之或可少知端倪僕卽
選倫敦會十八里店之女教友出而送信八點鐘送伊出法國界
俄而炮聲四起角聲喊聲相繼不絕忽報府家廟二層炮台失守
日兵退至官房後院日官傳令速招教民三十人穿壁鑿孔預爲
四層炮擋地俄而又接法官諭要教民四十人赴法署作工甫選
定又接英署諭要教民八十人赴英署作工同時而三處調人急
如星火派幫辦門人劉德海往調幫辦云甚矣億日夜不停又乏
飲食人皆欲死不願生矣非總辦親往勸之不克濟事僕前往搜
尋僅得其半勉强分送人言嘖嘖聒耳厭聞忽報法署工次教民

受傷一名杉君又至僕處搔首嘆曰救兵不至危在旦夕莫若選一教民許以重金令赴天津大營求救如何僕曰善卽派小兒慶五出而往覓得本會教民鄭殿芳僕曰子往天津求救甘心乎曰甘心僕曰此行若敗於本總辦無干成則謝爾千金焉鄭曰否否置此緊急余甘心願往成敗皆聽

主命何暇計及重金哉僕曰壯哉忠僕此

耶穌之眞門徒也六點鐘英署總辦派人送衣包四箇諭令分給教民卽請四總辦商議如何分給僉云今晚矣明日再議此二十九日之大慨情形也三十日早卽聚四會總辦商議分散衣包倫敦會總辦

海亭栢君曰四會教民美會居其半公理會次之倫敦會又次之
長老會僅十數人焉子意分美會二包餘二包三會分焉可乎不
可皆曰可當卽分散惜人多衣少或有未滿意者卽命僕子慶五
送鄭殿芳見杉君草告急函藏諸履卽時送之出界忽報府後院
有人竊取衣物僕卽往視見英人某由官房運去四包不知何物
僕卽見日官柴大人出而阻之卽書護照貼其門命總辦李宗之
看守十點鐘英署來諭肅王府物件命總辦嚴戒教民勿動若已
運出卽扣留公所切切此諭出人多知之後有竊之者均不由內
宮門出咸由西花園繞道而出派人巡查遇則驗視除衾褥外餘

皆扣留內宮門總辦公所一點鐘陳生秩三至公所密謂僕曰慶周兄亦搬運衣物吾師知之乎僕曰不知也果爾則是僕之過也慶周伊誰僕之堂姪也又有王生化卿亦會言之此二生者皆僕之門人厚於僕者也僕即往查果見衣物一包置於炕上僕問諸姪婦文治不答僕即命龔生學禮負送公所忽有人入公所謂僕曰銀安殿前銀庫內有官寶一箱有人欲開瓜分奈何僕即往視果見一箱暗鎖加封僕極力移之不少動其時適當尙賢堂美國舉人李佳白值日即祈轉請英署總辦核定未逾時英署即派公理會梅牧師英大夫領教民十餘名將此箱運至英國府矣此三

十日之大概情形也。初一日早六點鐘，自皇城內打來大炸彈，西花園西北隅望樓連受數彈，卽傾倒矣。炸彈重十餘斤，上有螺絲甲裝生鐵落地開列，方圓十餘步內外撞之卽成粉碎。十點鐘又將大官房脊背打崩，院中飛鐵齊鳴，丁丁有聲，合院惶恐，中外畏懼，婦女皆藏暗室。正駭視間，忽接英署諭急用教民六十名赴工。又見日副欽使由大人亦面諭速招教民四十人赴西花園聽用。由大人未退，又見法人某面代醉容，怒氣冲冲，亦向僕要教民三十人。僕搔首顧謂幫辦諸生曰：似此如之奈何？卽請李栢兩總辦商議，均不知何往。惟任牧師在焉，卽派幫辦劉生靜軒、楊生潮。僕

子慶五分路尋找僕等五十八人而多病容滿江環伺向僕面言曰甚矣憊吾等此時愛死不愛生矣英署虐雖死不願往日官愛人情見乎詞吾等甘心效死雖死亦不顧也僕曰此去英署親送之勢必與之力爭成則感謝

主恩不成

僕

與爾同死而已僉曰諾

僕

卽面達天主教總辦賈君請派伊教

民去作法工此四五十人派三十人日營聽令其餘均代送英署僕面見兩總辦曰英署虐代教民人皆甘心愛死不願聽命奈何且教民多係各會執事會吏傳道教讀之人可殺不可辱者也請卽設法以收人心不然敗矣兩總辦卽時出諭單一張貼英署嚴

禁工次虐代教民嗣後監工者改派牧師充當因有愛入之心官商不用也從此人心稍定矣此初一日之大概情形也初二日七點鐘大炸炮移在府後直對官房打來連打十數炮彈子皆從房頂越過幸未落地九點鐘打陷銀安殿東脊背殿內婦女皆逃伏大月台下後有藏在西花園花洞者有移在詹事府者炮聲漸緊不得已將女學生護送至詹事府大堂暫避日官同杉君至謂僕曰事在緊急若不設法危在旦夕僕曰法在何日官曰別無良策惟有拚命搶炮一計宜速行可選教民數十人各執利刃隨後尋軍前行接戰如勝可令教民推擁大炮進府僕曰諾即時傳令起

行日兵前行教民居中日官仗劍督後有不近者斬甫出門卽喊聲驚天鎗炮齊鳴中兵覺兩軍結戰中兵皆有炮台而日兵雖勇皆立平地教民陣亡一人受傷一人日兵猶奮不顧身爭爲先登及見日官陣亡衆始搶護日官及教民而回是役也傷二教民一日官惜哉午後炮聲漸稀至四點鐘鎗聲忽止交界內外寂無人聲衆皆奇之不知何故忽報北御河橋懸掛白旗旁有告示一張不知何故遣人往探回報云奉

旨停戰保護使館各等語衆聞之皆歡聲振地僕曰否否勿相慶也兵書云兵不厭詐恐欺我也我正當嚴戒兵民加倍防守以待之

日官曰然遂將此意通知各處甫至十點鐘喊聲暴舉火光四起
炮聲鎗聲四面齊攻然洋兵皆整肅托戈以待直打至三點鐘知
不能勝中兵始退此初二日之大概情形也初三日早七點鐘三
面發大炸炮夾攻崇文門攻打德法兩府皇城根攻打肅王府翰
林院英國府等處前門攻打美俄兩府十點鐘前門發來一彈打
折美署大旗十二點鐘皇城根發來一彈打陷英署西樓頂其時
英官正聚樓下用午飯人皆逃出幸未受傷兩點鐘府牆射進一
杆長約七八尺杆頭纏絲棉線浸以煤油火焰焰厥攸灼延燒犧
牲房急爲救護幸保無恙四點鐘中兵暗從東角門進冠四品銜

手執洋鎗窺視良久日兵發鎗擊之殲中兵用長鈎勾出搶去六點鐘杉君至僕處欲再覓一人出城探信僕細思良久無人能去忽見前在本會記名之僧文明至僕曰汝能任此事乎僧曰諾即派人覓僧衣易裝雜髮十點鐘送至城上夜繼而出十一點鐘忽報城上得勝詢之知中兵睡熟美兵乘其不備手足並行匍匐而過見各棚內烟燈熒熒中有一棚置紅頂花翎兵器堆積鼻聲如雷一片齊鳴美兵卽拔鎗刺盡力殺之是夜也約傷中兵百餘人搶來快鎗七十餘杆此初三日之大概情形也初四日早六點鐘又發大炮中兵從府東牆射進火杆燃燒大官房東夾室火氣逼

人運水救火者男女約有三百餘人，人多徒手，惜無水器，派人赴英署索求，英署不發，不得已，僕代人親赴英署，暫借水器數十具，回至西花園小南門，見日官仗劍立門外，僕至，顧僕而言曰：此門非總辦坐鎮，不克濟事，即派日兵四名立於門側，曰：留此助君，復指僕所佩刀，握僕手而言曰：有不遵令者，殺無赦。忽見有一人手執洋鎗，領六七婦女，奪門而出，守門者阻之，伊即舉鎗欲擊，僕叱止之，伊曰：我送家人赴詹事府，旋即回焉，豈逃跑乎？僕曰：日官傳令，只許婦女出，不准男子走，毋自辱焉。僕差人代送，貴眷至詹事府，不亦可乎？伊見勢不能行，應聲曰：可。即退入門內，後有欲出

者至門不費一詞卽退回矣。僕自十點鐘自英署回執刀立於門首至四點鐘卽有值班者至始退至內宮門甫過銀安殿見內宮門大官房院已變爲火場矣遂掩面淚下不忍復覩詢問僕子慶五何在或告之曰已移居西花園書房矣邇時腹內飢渴飲溫水一大碗食馬肉兩大塊蓋因無糧殺馬食肉以代之已數日矣至夜間衾褥在平僕子慶五答云常火勢怒發時盡力搶出被一襲再回則烈焰封門不敢入矣又問扣留之物何在或告之曰先時有人搶出數件及火光怒發人不能進瞬息間卽成爲灰土矣僕曰先時誰搶之者答云烟霧迷幔誰能辨之僕子慶五曰我父之

物除第一次拿出被一襲洋鎗一杆單衣數件外餘盡燒毀矣僕
子慶五卽展被鋪於土炕請僕少息甫就枕忽報糧台只有三日
之糧請設法僕籌思良久卽派常先生萬教友在交界內細細尋
之此初四日之大概情形也初五日七點鐘常先生回報云英署
已尋得中御河橋東有麥子千餘石派人礮麵焉旋接英署諭中
御河橋有麥子若干石業派經方兩牧師管理速派數人礮出以
便英肅兩府中外分用僕商諸任牧師卽派人前往炮聲又起日
官傳令急用教民三十八將內宮門築成炮台預留退守之地築
台教民皆伏地揚手而築少不留神卽爲鎗子所傷英署傳令選

教民百餘人常川住英署聽用當卽派定百人送至英署數日內
有人擁妻藏諸暗室不出者我至則云我此時無論何事一概不
管惟有一死而已詎料法人某醉酒執鎗常入府內各院搜尋人
作工有不遵令者卽舉鎗欲擊人皆畏之每見其來均相戒趨避
七點鐘僕在宮門口忽聞人聲譁然曰來矣卽見一人酒氣洶洶
近而執僕臂欲走僕卽出總辦執照以示之然此照係中國字伊
不能識僕搖手曰我不能作工我去與爾找人可乎伊卽舉鎗加
彈欲擊僕不得已勉強隨往過東亞橫門幸遇日官僕以情告之
日官與伊數語伊卽點首含笑而去僕同日官回至公所卽派楊

長榮赴英署告知此事，英署即將總辦執照換爲英文。此初五日之大概情形也。初六日早七點鐘，又開大炮，先是炮多高打，至是日換炮手，皆低打，彈子多用螺絲子。十點鐘，亨達利大樓打壞一點鐘，又開仗，日兵陣亡一人，意兵受傷一人，教民受傷者二人。五點鐘，四面圍攻甚急。十點鐘，少息。此初六日之大概情形也。初七日兩點鐘，日官至公所見僕，曰：此時兵少，日夜交戰，恐不能持久。莫如選教民之有膽者，各帶洋鎗，輪流看守炮台，急則呼救，俾洋兵得以少息可乎？僕曰：可。即會商各總辦，選出教民二十人，日夜輪流看守，惜教民不諳戰守，每從炮眼窺視，中兵覺，悉從炮眼打

來故看守之人多有受傷者，後改用水銀片禁看守之人不從炮
眼窺視，各執水銀片反照中兵，中兵動靜皆顯像於鏡中。六點鐘
鎗聲又起，四面齊攻，東南攻法德兩府，西南攻美俄兩府，西北東
北攻英葡兩府。七點鐘僕正居公所之南牖下，忽來彈子飛入室
內，打至僕股，幸無恙。一點鐘大雨傾盆，鎗聲漸稀，日官命傳教民
於西花園作土工。八點鐘鎗聲又起，火箭齊發，喊聲不絕。至十點
鐘始息。此初七日之大概情形也。初八日早又發大炮，四面齊打
院中彈子滾滾落地如雨，人皆恐懼，循牆而走。十點鐘僕住房後
牆打傾，此時適鄭牧師值班。僕同鄭牧師正指顧駭視間，忽聞東

房有哭聲趨視見一女學生賈玉山倒地流血詢之知係彈子由窗穿入打折膝蓋命人抬送醫院越宿而死僕卽携家避至含翠堂至則見日府管事某携外教數婦女先居於此僕輾轉移時卽命王生儀廷函達英署請移家河西頃刻回信卽携眷送入英署僕同堂弟宗之堂姪慶周子慶五仍住肅府辦事是夜圍攻兩次比前宵少輕此初八日之大概情形也初九日早又發大炮僕同幫辦劉靜軒楊潮遷公所於銀安殿東佩殿辦事日官傳令要教民三十人赴西花園鑿壁築壘卽命劉靜軒調頭二三班人赴西花園工次十點鐘忽報三班教民貴鐸受傷旋派人送至醫院又

報祈羅弗德兵鎗斃天主教教民一人僕同各總辦商議教民各
給執照以備不虞議定天主教民各掛聖牌耶穌教民背上粘帖
英文信主字樣忽報中兵由府家廟奪取三層炮台日兵退至內
宮門一點鐘忽報中兵伏地在府家廟旁築台日兵鎗斃二人三
點鐘同文館東文教習杉君到僕處飲水談及勢甚危急中兵已
將大炮推進府家廟前院正憂思間忽聞南方起沈音傾耳細聽
衆皆歡喜僉曰事濟矣救兵來也吾儕得慶復生之樂移時聲音
愈近愈大方駭疑間忽暴雨傾盆雷聲大作始知前聞之聲非炮
也雷也衆皆垂頭喪氣長嘆不已各默禱

上主垂佑、正默禱時、忽四面炮聲大作、圍攻甚急、忽報詹事府譁然、傳聞日
官調人奪取大炮、僕卽趨視、見日兵前導、教民紛紛亂跑、日官仗
劍督後、羣趨官房後院、俄聞鎗炮齊鳴、喊聲振地、頃時頓回、據云
中兵猛不能前進、是役也、幸未傷人、此初九日之大概情形也、初
十日五點鐘、聞西便門外、有炮聲、呼喊聲、入耳彷彿、不甚真切、被
困中外官民、日望救兵、如大旱之望雲霓、有人云、休矣、救兵所以
遲遲不來者、因天津久知此地已失、中外官民、已皆與難、故兵不
速來耳、英署議定、每日選一人、赴天津求救、又在英署鐘亭、立一
新聞處、每有所聞、卽書之於上、人爭觀焉、七點鐘、又選一公理會

之幼童赴天津，九點鐘中兵移大炮至官房院，向前平打宮門口，打死教民一人，東西佩殿多有受重傷者。日官命兵暗升西園房頂，打死放炮者二人，自是炮聲頓止。此時僕正染腹疾，艱於行動。日官命隨營仲大夫醫治，連服三劑，病少愈。六點鐘，忽報大廚房彈子如雨，人不能進，即命人將廚房器具移至西花園南苑門內。十點鐘，炮聲又起，圍攻甚急。至十二點鐘，鎗聲漸稀，是夜督率教民通宵達旦，挖濠築壘，人皆疲倦，不遵約束。日官命暫停工，俾教民一體安息。計此七日內，日夜皆未停工。此初十日之大概情形也。十一日早五點鐘，又發大炮，東北兩面齊攻，打陷東便殿，英署

天樓頂至一點鐘號聲怒發四面齊攻忽傳英署不知從何處得
來中國大炮一尊直徑長約數寸命設爐鑄彈又傳云南御河橋
水溝從外進來一人向防兵招手俄兵卽發鎗擊斃又報工次教
民被擊死一人是夕稍爲平靜十一點鐘忽炮聲四起僕出公所
竊聽見日兵退出澄觀堂是夜僕又督教民作工惜人皆疲倦強
爲支持此十一日之大概情形也黎明爲十二日是日爲安息聖
日八點鐘炮聲又起府後攻打甚急十點鐘僕正坐公所忽見日
副欽差由大人倉惶而至云急用二十人赴西園聽用僕卽派幫
辦劉靜軒僕子慶五前後招呼僅得十一人又報云日兵受傷者

一人教民受傷者三人澄觀堂火起是時同文館東文教習杉君
 至公所杉君左手受微傷嘆曰億矣甚吾軍除團練外只有兵七
 人而已僕曰似此光景何不赴英署往調他國之兵乎杉君搖手
 曰否否僕曰代子為之可乎杉君曰可即請田生子雲寫外國信
 一函赴英署求救英署派英兵兩哨赴肅王府幫助日兵此時僕
 病越發沉重勉强支持已兩日夜矣恐誤大事即發函派人赴英
 署告假英署選派本會潘牧師赴肅王府代僕辦事僕俟潘牧師
 接事後即治裝出府正料理間忽來大炮一彈將僕住房打透又
 報銀安殿火起延燒東西佩殿中兵已奪內宮門炮台矣日兵退

至西園又報中兵鎗斃教民三名僕携堂弟宗之堂姪慶周子慶
五門人王鳳岡赴西花園花神廟至則已爲日官所佔卽出西小
門日兵守甚嚴無論何人概不容出僕卽派僕子慶五執片赴日
副欽差處知會旋接欽差執照守門兵始行放出至門外有一小
棚入內暫歇卽派門人王生治平赴英署請示往何處養病旋接
來信云詹事府日本府兩處暫住均無不可僕派人兩處看房回
報云兩處人已住滿並無閒房惟御河橋東有民房三間僕曰可
往視之至則有郭姓一婦人將行李移至與門人王鳳岡相爭僕
曰此何時也勢已至此何必相爭僕卽派門人王生儀廷赴英署

告以無房，同示云除留僕子慶五過河扶侍僕病外，餘則悉留肅
府聽用。僕子慶五卽扶僕至中御河橋，見人皆伏橋兩頭，疾跑而
過，少不留神，卽爲鎗子所傷，聞尙賢堂李牧師前過此橋，腿亦受
傷，惜時日未暇記錄，慊如也。僕病已數日，身弱已極，又兼素有腿
疾，不能疾走。僕子慶五曰：兒在前，父在後，拉兒衣帶，極力疾走，數
武，若有不測，兒前行，以身當之。僕曰：諾。卽束帶拉僕子慶五手，疾
趨而過，幸無恙。過楊姓宅，至韃子館後，各處人已住滿，僅有一馬
號然，內外盡爲糞場，臭氣薰人，不得已暫伏於內。九點鐘，四面鎗
聲又起，鎗彈如雨，滾滾落地，是夜戰有三點鐘之久，始漸稍稀。此

十二日之大概情形也。十三日早，英署議定，天主教民仍住河東詹事府一帶，耶穌教民悉令移至河西英署前韃子館一帶，女學生住楊宅內，前半日炮聲稍緩，兩點鐘忽傳東界法署執華人三名，觀其形象，非勇非兵，殺其二，其一人搖手示意，卽派繙譯訊之。伊云：你們若不殺我，我必有喜信報與你知。繙譯曰：諾，你可細細言之，勿誑我。伊云：現在

皇太后欲幸西安府，令甘軍董福祥保駕，不日起程。外國兵已到離京四五十里，奈中兵過多，鎗炮皆法西制，東西南沿途一帶皆有重兵把守，甚爲嚴密，恐不易進城。繙譯云：據你所言之兩端，我久已知

之、但你既如是與我們約、我必不食言、分付將伊囚禁、俟三日後、此兩端若虛、再行殺戮不遲、自午至晚、亦頗平靜、夜中雖有鎗聲、然較前、則有若無焉、是夜僕病少愈、肚腹止痛、大便濃汁漸少、此十三日之大概情形也、十四日早七點鐘、又發大炮、從皇城角擊來、欲打英署大門樓所建之旗、連發數十彈、均未擊中、午後皆平安穩妥、無攻打聲、無烟火氣、人皆感謝

主恩、至晚九點鐘、忽鎗聲四起、幸時未久、至十點鐘稀焉、是日有人從城牆絕而出、至齊化門、買鮮果鮮菜、各等食物而回、曰、除交民巷外、其餘買賣一切照舊、齊化門內外、均是武衛軍駐紮、從前教民住處

王府至是日耶穌教民悉遷至河西英署南界天主教民仍住詹事府男則至十歲者無不作工英署監督各工次總辦美以美會滙文書院化學教習賈牧師腓力選派本會作工教民頭目二人一係本會牧師劉君巨川一係滙文書院英文教習田君子雲此二君者皆數年前赴美國大書院畢業領憑回國者也作工教民每食憑條領取馬肉一塊老米飯一碗婦嬰老弱令其自爨憑男子作工之條赴糧台領米每人每日計得米糧十兩餘無條不作工者不領病則大夫給條每日可領白麵筋餘此十四日之大概情形也十五日早八點鐘又發大炮界內房屋多被打壞四點鐘

肅王府受傷者日兵一名、意兵一名、英人報奮勇者一人、教民陣亡者一人、是日僕病大愈、赴英署消假、改派英署辦事、與任牧師潮海、陳牧師維屏共理焉、門人靜軒僕子慶五仍充當幫辦、此十五日之大概情形也、十六日七點鐘仍發大炮、至十點鐘改用守城大炮、中裝大鐵丸、重約二三十觔、十數觔不等、幸中兵不明算法、長短遠近酌量不準、每從城牆越過、至城外始落、傳聞城外百姓因此受害者頗多、十二點鐘法兵執放火人、面蓋白布、網送英署審問、供云伊係瓦匠、官兵拿伊作炮台、得便同人進界內、意欲撿些物件、希圖喫用、並無別意、又供大兵數日前已得大沽炮台、

現在不知在何處，城裏西面北面皆係甘軍把守，東面則係武衛軍把守。

太后仍居宮中，董軍門、榮中堂、端王同謀辦事，慶王獨處不與焉。兩點鐘肅王府報捷，先是王府由家廟前至儀門，均係中兵拈據，忽從水銀片反照中兵，見中兵脫戰衣，棄鎗炮軍器，堆積壘壘，紛紛向各屋搜尋物件，日兵即越牆而過，得洋炮二十餘桿，營官大旗一柄，伏暗處等候，未幾中兵各携多物，欣欣而至，日兵即從暗處舉鎗亂擊，擊斃中兵三十餘人，其餘悉越牆遁去。六點鐘北御河橋中兵炮台上建大黑旗一柄，美兵潛至橋邊，乘其不備，將大旗劫奪。

而來中兵覺炮聲怒發美兵用滾身法滾至界內幸未受傷大眾
摘帽稱賀喜形於色僕云喜則喜矣今夜必不平安宜嚴防之至
九點鐘鎗聲連起四面夾攻幸時未久此十六日之大概情形也
十七日兩點鐘鎗聲又起喊聲大舉直戰至黎明改用頭號大炮
打壞牆壁屋脊甚多院中人來往彈子亂飛或從身邊或過耳旁
胆怯者或藏匿屋中或躲入地窖至十二點鐘鎗聲漸稀不料四
點鐘炮聲鎗聲號筒聲人喊聲一片齊鳴加之烟火迷漫不辨西
東自四點鐘打至八點鐘院中藥氣薰人臭不堪聞從來攻打之
甚接仗之久未有甚於此日者也報事人云中兵從法界東和興

錢舖內挖地道越台基，厥直達法署內，用地雷轟傷法兵十餘人，死者三人。幸法兵英勇，人皆死戰，未至敗北。先是午前英署鐘亭張帖探事報云：有人出東便門進齊化門，見街市買賣照舊，道路哄傳，僉云：鬼子實難攻打。某王令不如圍困日久，俾伊自行倒斃。院中人交相慶曰：此計雖妙，豈知我糧甚足，耶即困至兩月之久，其奈我何！不料四點鐘忽有非常之變，可見傳聞之誤。自昔皆然。此十七日之大概情形也。十八日早又發大炮，四面攻打，每十八鐘發大炮一次，中雜小鎗連聲不斷，御河橋飛子如雨，打死教民蔣姓一名。十點鐘中兵從城牆東馬道擁下，攻入德國府後門德

兵不能敵從前門出德官手執洋鎗曰各國駐此誓以死戰我軍
若是是辱國也今日之戰有死而已不遵令者殺無赦德兵始回
首奮勇向前兩軍接戰擊死中兵數十名中兵不能支持復由後
門出向西鼠竄而逃美兵迎擊又擊斃數十名其餘皆藏匿祈羅
弗後一帶買賣鋪中德兵登樓守候出則鎗斃是役也中兵全軍
覆沒計從馬道下來二三百人無一得生還者從此中兵益喪膽
矣兩點鐘忽傳有探信人回杜總辦親手扶進英國府矣僕即派
幫辦劉靜軒往探回報云前幾日探事人被中兵執去見榮中堂
嚴行審訊搜出外國信函管押數日今携慶王議和文書一件並

着中兵護送從水溝進界，美國欽差將此文書繙成各國文字，照會各國欽差，再爲定度。晚九點鐘，忽鎗聲四起，四面圍攻甚急。是夜鎗聲不斷，直至天明，始漸稍稀。此十八日之大概情形也。十九日爲禮拜日，八點鐘又發大炮，攻打甚急。肅王府打傷英人一名。至一點鐘，各國議定回信，又令原送信人從水溝出，送至總署。兩點鐘傳聞十六日法署拿來之瓦匠，現已從城牆縫出，令伊赴天津送信回來，謝以重金。三點鐘，日官教民隊營官野口溫君面調前充當教民隊兵丁之周福全、鹿慶周、田豐年、崔銳、崔銘五人，速赴肅王府聽候調用。僕派人函送肅王府野口溫君驗收。九點鐘

四面夾攻甚急幸時未久忽報南城牆美兵又得地一段此十九日之大概情形也二十日四點鐘陰雲密布天降霖雨是日早甚爲平靜但聞西方有大炮聲或云是攻打西什庫者十點鐘又發大炮兩點鐘忽望北御河橋有人搖白旗遠遠而來英兵亦用白手巾招而至見其人手執一面仍是昨日出而送信之人至英署英欽差拆書閱視書云願中外和好如初本總署多加兵力保護使館英署卽時回信其詳不可得而聞據送信人口傳云伊正在總署忽有人入報云大兵快到也不知是何處大兵十一點鐘英署西鎗炮齊鳴攻打甚急幸時未久是夜炮聲或起或止城外角

聲不斷此二十日之大概情形也。二十一日早炮聲漸稀。十點鐘法國府拿來一兵送英署審問。供云伊係幼時在海關荷大人處學習洋號。後至袁軍門麾下當差。去年又入武衛軍。今受傷甚重。無人醫治。特來懇求荷大人施恩醫治。英署驗其果係受傷。卽送入醫院醫治。十二點鐘法署又執武衛軍哨官一名。禁入黑屋。兩點鐘中兵搖白旗執名片前來議和。呈稱榮中堂親來拜謁。英署卽派李瑞卿亦搖白旗執名片至北御河橋交遞。三點鐘美兵在城牆奪得炮台一處。此後一夜平安穩妥。無鎗炮聲。無烟火氣。統計一月內未有若此夜之平靜者也。但聞城外炮聲角聲隱隱不

斷約在三四十里內外有人云大兵臨近然未有確據不敢奉爲定評此二十一日之大概情形也二十二日無鎗炮聲但見中兵炮台脫甲棄戈三五成羣往來於兩界炮台間與洋兵交談甚相敦睦惜言語不通人皆以指代日英署卽派通事隨時繙譯有時洋人託中兵買瓜菓食物伊亦樂爲役使十點鐘忽來中官四名察其職分似爲營哨等官英署傳令俾在頭門等候移時各國欽使均帶繙譯人員出見但言語不甚明悉外人不得而知談時約有二十分鐘卽派人送出交界兩點鐘忽接大喜信息先是五月底有本會教民鄭殿芳告奮勇爲義甘願赴天津送信出界時被

中兵鎗擊回乘機雜入搶物人中始得出界聞陸路拳匪甚多恐有不測卽從水路赴津將信函藏在鞋底當中初八日到津見中兵圍困紫竹林攻打多日未分勝敗伊卽往來中兵營中窺其虛實切記於心於十六日用白布纏首乘機竄入外國界內日兵執之訊其來由送至領事官處交信後備言一切日官方了然於心日官並出地圖伊指畫詳明並言津地何處人多何處人少何處有人何處無人日官一一記畢云若非子來吾仍不敢妄動卽於十八日早用大炸炮攻入城內傷人無數津城遂陷傳聞四大統領直隸總督皆陣亡拳匪悉死亡逃散津人各戶門首均懸白旗

上寫日本順民等字。伊詢中外教友何在。日官答云：他們都平安。住在大沽。十九日日官卽寫回信，令伊速回，並贈洋錢二百圓。伊云：我爲義來，非爲財來也。領十圓以作路費可耳。日官奇之。伊出津，至北倉，有中兵把守，沿途一帶皆有拳匪，但不似先前凶猛。光景至京城內外，見中兵甚多，拳匪亦甚猛。至交界卽隨賣瓜人進入。呈遞回書，欽使開讀書云：現在六國聯軍齊集於天津，擬於二十四日北上赴京。日本兵先到兩萬四千，英兵兩千，俄兵四千，美兵一千五百，法兵一千五百，德兵三百，六國先到三萬三千三百，其餘各國兵丁續到，是夜歡聲滿地，歌詩讚美頌揚。

主恩相繼不絕統計此數十日內此日爲第一快活日也僕援筆記畢不禁

伏地感謝此二十二日之大概情形也二十三日無鎗炮聲八點鐘傳聞倫敦會李姓之幼子從水溝出買西瓜携而回刮而食之甚甘旋又從水溝出數日未回查此子卽係前送信之李奶奶子也傷哉母子偕亡亦良可慨矣十點鐘總署忽送電報一紙無頭尾只有問康安三字美欽使康公卽回報云安然細思此報無來路必有他故卽照會總署索討全電先是總署發電求美國

大皇帝說和美外部故發電問康安總署詐不予全電僅擇問康安三字康欽使又回電云中兵圍困各國將一月日夜夾攻幸未攻開

託總署代發晚五點鐘總署將原電送回云刻下天津戰事方殷
本大臣不敢干預外事故將原電奉回不勝愧悚之至是夜平靜
安穩人無苦難此二十三日之大概情形也二十四日無事可記
惟總署送來西瓜兩車以敦睦誼二十五日無事惟買來京報數
冊披閱之下不勝駭然五月二十四日

上諭調各省兵丁來京六月初六日

上諭令各省教民反教二十二日

上諭又云保護使臣及各處教士前後不符不知何故此二十五日
之大概情形也二十六日爲禮拜日熱甚是日英署傳令俾教民

自十一點鐘起一體安息四點鐘禮拜通州公理會富牧師講道是日歡聲滿地讚美頌揚悉出誠心統計五禮拜之久未有若此日之安息也是夜大雨平安無事二十七日九點鐘總署函問英署要冰否晚四點鐘本會德教士抄送詩篇第九十一篇僕讀之不覺伏地感謝稱頌

上主洪慈緣聖經卒遭兵燹盡皆遺失故得一抄篇不啻珍寶九點鐘忽西方鎗炮齊鳴約有十分鐘之久或云是攻打西什庫者僕未深信是夜城外大炮不斷約在二十餘里之遙或東或北直至天明始漸稀少此二十七日之大概情形也二十八日九點鐘肅王府因

違約私築炮台被中兵擊死教民一名是夜十二點三刻忽鎗聲
又起約有十分鐘之久遂止黎明細訪知中兵亦違約私築炮台
被英兵擊死數人中兵傳令鎗聲忽發約有十分鐘之久又聞俄
兵亦於是夜竊中兵洋炮五桿中兵驚起卽放鎗一排此二十八
日之大概情形也二十九日平安無事三點鐘德教士又遣人送
詩篇第四十篇是夜東北正北炮聲不絕約有數十里之遙次日
爲七月初一日平安同文館東文教習杉君來僕處云現有中兵
一名投順本營每日言明給伊三十元專報中兵與外國大兵消
息據今日報云大兵已到河西務攻退中兵數十里榮中堂又調

兵四千赴馬頭迎戰十點鐘總署函請各欽使回電稱各國平安並催各欽使赴天津俾教民出而各安其居嗚乎是信也真也僞也識者謂誑我也各使館紛紛傳聞有笑之者有恥之者甚至有哂之以鼻者噫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其謂是夫十一點鐘英署總辦特差富姓出城送信從城牆縫出見東西南皆係中兵嚴守城根無路青草滿地絕人迹焉不得已復回是夜鎗聲忽起忽止雖未開仗比往日則有大不同者大炮聲在數十里接續不斷此初一日之大概情形也初二日十一點鐘總署奉

信送白麵二千筋瓜果蔬菜數車十二點鐘英署柳號天主教民一

名柳上大書因歐妻柳號示衆噫中國風俗向來重男輕女此事辦理若是識者謂將來爲變法之第一初步也兩點鐘英署又捆綁一人因不遵諭攪亂工次此初二日之大概情形也初三日早前送信人公理會幼童伍姓白水溝來携英領事回信云道路兵二萬餘守津兵一萬九千俄兵鎮守北倉英大提督某不日統大兵進海口此信本含糊不甚清楚故外國人多有疑其僞者德教士定每日十點鐘率領堂客禮拜是日未到李太太代領午前後鎗炮忽起忽止此初三日之大概情形也初四日爲禮拜日是日工人一體安息十一點鐘禮拜十二點鐘暴雨傾盆兩點鐘止四

點鐘中兵在北御河橋私築炮台英署發大炮打壞炮台擊死中
兵數十名從此鎗聲不絕五點鐘肅王府意兵受傷一名六點鐘
王生治平楊生長榮過僕寓坐談良久云是日肅王府前僱之中
兵打探回報云某親王無計可施欲保

皇太后

皇上幸西安董福祥云我尙有一計若其不行再爲定度云刻下長江
水師提督李鑑棠來京此老赤心保國我與伊合軍決一死戰又
云李某已進京三日矣伊亦甘心決戰僕云是詭言也

朝廷萬不能若是其迷亂是夜鎗聲連起炮聲不絕約在西方十餘

里之遙，或云是攻打西什庫者，此初四日之大概情形也。初五日

早，僕

因馬號潮濕，足疾漸發，遂遷至美署東寶華祥古玩局。該局

係上海劉姓開設，雖院宇不甚寬濶，其潔淨差可人意。上房東間

鋪地板，中有鐵絲床，浴具皆係外國制，其餘桌椅均係南式硬木

箱櫃，內多有磁器。

僕

恐有失，即同看房人莫姓夫婦親自檢點。上

鎖加封後，即信步過西隣，見街門緊閉，但聞院內臭氣薰人，即命

僕

子慶五踰牆過，見院中糞土累累，屋中男女數人，皆氣息奄奄。

卧床不起，詢之知已絕糧五日矣。屋中黑如漆，雖白晝不能見物。

細察其故，伊畏彈子入室，門窗皆用木板封閉，即命人撤去內有

八十一歲老婦更覺可憐，卽令人少進湯水。僕卽商同事諸總辦

分糧台之糧俾伊生活。是日中御河橋中兵鎗斃教民一名，皇城

根飛來彈子如雨，御河橋兩岸絕人跡焉。僕憂甚，卽商諸任牧師

陳牧師欲就河西穿一洞，越韃子館直通英署，以保護來往人等。

卽率同事諸人赴御河橋察看情形，或云可帖西牆根曲身疾走。

僕體素偉，兼數年來腿有寒疾，不得已極力偃僂，循牆而過，詎牆

下有穢物。僕欲避之，離牆數武，爲中兵窺視，卽發一彈，從右面耳

際飛過，將眼鏡叉子打折，右耳聾甚，不能聽，卽趨入協理順舖內。

移時頗覺平安無恙，至中御河橋遇一人云：大兵已到馬頭，明日

卽進北京矣。是夜少安。此初五日之大概情形也。初六日南界居民不能飲食。先是有小礮。衆皆賴之。因有人以勢壓人。代衆健兒強行搶去。霸佔自用。衆皆敢怒而不敢言。晚七點鐘。忽有人云。大兵退敗二十五里。僕細思之。絕不相合。又有人云。仍在天津未動。是日鎗聲忽起。忽止。此初六日之大概情形也。初七日十點鐘。賈太太領婦女禮拜。晚七點鐘。有人云。日本來一信云。大兵因車船不便。故遲來數日。今定於西曆二十號起隊赴京。英署來信恐糧台不濟。又減去一分。每人每日領十二兩。內有高糧一半。是夜大雨。此初七日之大概情形也。初八日。英署西有富姓房一所。有

人入其內見有多物屋中人不知何故仰藥而死者數人卽時掩埋於院外築壘中兵覺炮聲鎗聲相繼不絕是日工人苦甚從早至晚多有未得食者四點鐘有送信人自天津回代九國信件云日本兵已起身一禮拜矣西行不知從何而至俄兵自張家口進其餘大兵七萬陸續繞河而來親見本書院院長次公子述其在京被困苦况伊流淚不能言又見本會白雅格牧師劉靜卿牧師本書院學生多人皆諄諄屬伊回京問好又云無數大兵紛紛由海口而進並云洋兵不愛元寶五十兩之寶只賣洋銀二十元天津多有人買之初九日無事十點鐘南界因無礮不能食僕亦苦

甚有人云城牆根有礮一盤惜中兵守甚嚴卽派人從南御河橋繞道而至用長繩繫定將繩擲在僕大門內多人用力拉進門內用棹子作礮盤惜無牲畜皆用人力推之衆方能食此初八初九兩日之大概情形也初十日捧讀初八日

上諭現在畿輔大兵雲集各國教士與商人原與戰事無與著各直省督撫嚴加保護至教民雖築壘抗違官兵昨經宋慶奏明保抵縣教民業經遣散軍器入官可見教民亦非甘心叛亂各統帶亦須仰體

朝廷至意時加保護僞義和拳如有循仇不法等事各統帶嚴加察

辦欽此父

諭各國欽使赴津暫避，著榮祿沿途派兵護送，毋得少有疏忽。晚八

點鐘

僕

同中外諸總辦議事，楊宅未畢，天降大雨，約有一點四十

分之久，平地水深尺餘，中兵乘此機會，從英署西南攻打甚急，洋

兵以力拒之，幸無大害。是夜鎗聲不斷，次日爲禮拜日，公理會當

牧師領首，兩點鐘李欽之奉總辦杜牧師命來，僕寓覓人探信，卽

有本會黃村教民胡有常願往，卽送伊赴英署領信。五點鐘有人

云，各國均派兵一萬五千，共十二萬大兵，自津已起身矣。日本兵

赴西路奪取保定府，駐紮該地，俾西方西南諸路中兵不得入而

勤王俄兵奪取張家口駐紮該地俾北方東北諸路中兵不得入而勤王其餘各國大兵從水陸兩路進京天津大沽等處各安重兵俾東南南方各路中兵不得入而勤王晚六點鐘本會聚會於美醫內總辦厚牧師領首禱告頌經外喻以大義言信徒行事宜本聖經不可生貪心此時除飲食衣衾外若有金銀首飾及珍重物件宜入公所候公議定始動此物是日工人安息晚七點半鐘赴工次築壘至十二點三刻中兵覺鎗聲連起約有兩點鐘之久始漸停止此十一日之大概情形也十二日早八點鐘遵公議入侯姪慶周屋間姪婦程氏有衣物首飾否伊云火起後伊又負來

衣物一包現在炕頭僕開視果有衣十餘件首飾兩包卽命慶周

送交本會主理傳道陳維屏先生收訖晚六點鐘城牆築壘人董

珍彈子穿過鼻梁幸未殞命此十二日之大概情形也十三日兩

點鐘英署不知何故發排鎗數十聲八點鐘有華牧師某赴僕寓

執冊云有人從家中代來銀子或多或少均宜入冊俟亂後出府

時查驗與冊符者令伊帶出不符者扣留僕笑曰此細故也醫書

不云乎急則治其表此時宜於戰守工次用力此事何暇深計也

伊走後有人云現在有人不事戰守不赴工次尚在總辦面前流

言曰某某得銀若干某某得衣物若干某某得首飾若干宜急設

法搜出，毋令中飽。僕笑曰：此事不必較也。晚五點鐘，華牧師某又至，謂僕云：公理會某牧師管理礮房不公，有伊會人往往至礮房，負出白麵多次，伊並不查問，可再換人管理。僕曰：否否，昨日有美會人欲借此礮礮麵，伊尚不允，何能有此事乎？伊曰：有人親見多次，可說此事不虛。僕曰：或者是往日，伊曰：是近來，是今日。僕曰：是。否，俟見任牧師再議。是日，外教人程姓、段姓皆絕糧，求子設法救伊性命。僕即同李飲之先生赴英署商議。總辦厚牧師云：此兩家共人口多少？僕曰：共二十五口。總辦云：十點鐘再定。及三點鐘，並未信此時段家尙可支持。程家老弱嗷嗷待哺，慘不可言。僕又

赴英署催問見杜厚兩總辦詢此事定否兩總辦云可照教民例給条令伊自赴糧台領取口糧俟肅親王遣人接伊府中人再令伊兩家同出可也十一點鐘英署北御河橋鎗聲連起約有一刻鐘之久此十三日之大概情形也十四日總署送來照會內開十三日欽奉

上諭着授兩廣總督李鴻章爲全權大臣電達各國外部大臣妥爲議和本大臣理合照會各欽使遵照是日午後華牧師某至云英署傳諭糧台每人每日減糧一半僕聞之不勝駭然曰若如此每人每日只得糧五兩餘何以生活卽會商各總辦設法處之此十

四日之大概情形也十五日英署傳諭云午後三點鐘可招集婦
嬰赴糧台點名不到者不給糧四點鐘有前送信人胡有常自蔡
村回携有信函伊云伊自蔡村起身時大兵已攻破楊村殺人數
萬指日可到北京並云馬隊前行步隊隨後軍裝器具自河中行
是日人皆歡喜晚八點鐘大雨鎗聲連起四面夾攻約有兩點鐘
之久此數日內兩軍炮台皆彼此對打據此光景似未有和好之
意是日午前有英國學生不知何時出界現被總署差人送回此
十五日之大概情形也十六日早任總辦派人請僕至糧台據云
糧不足放管糧台之人亦不知何往僕撿點米糧足放有餘即時

開放，午後同各總辦赴英署，見杜總辦問何故減糧，伊答云：此尙不足，何得減半？僕同各總辦不勝駭然，不知華牧師某何故出此減半之言也。晚八點鐘鎗聲連起，約有三點鐘之久。十七日總署來函云：明日十一點鐘慶親王來府會晤，七點鐘又差探信人出京。此日熱甚，晚九點鐘鎗聲連起，四面攻打法署，武員陣亡一人。是日午前總署又遣人送瑞典教士一人，該教士不知何時出界。此十七日之大概情形也。十八日十點鐘總署慶親王來信云：本大臣因公事忙迫，不克分身。又云：昨日中兵在界外陣亡者數十人，是以不能前來請恕。晚七點鐘鎗聲又起，直打至十二點鐘。

子館西俄兵受傷五人陣亡兩人此十八日之大概情形也十九日自朝至夕鎗聲不絕晚七點鐘鎗聲又起英署撞鐘三次直打至兩點鐘人心振驚箇箇思憤正在危急之間忽天降大雨中兵稍懈三點鐘忽聞齊化門外鎗聲大起哥林炮連放數陣知大兵已到此十九日之大概情形也二十日四外鎗聲不斷兩點鐘僕正在室中飲水忽聞人聲沸騰僕曰此何聲也或告之曰義和拳攻打之聲也僕靜聽良久出而視之見一人從南御河橋飛奔而西大聲言曰救兵來也又見各國人紛紛從美署後東馬道直上皆摘帽狂呼僕即往南御河橋見英兵從水溝擁進兩岸人皆手

舞足蹈口唱阿利路亞相與握手歡呼交相慶曰我輩九死一生數月之苦毒一旦盡釋矣僕亦歡喜非常移時回寓少息忽聞大炮聲出而竊望見前門崇文門兩邊守城中兵皆棄戈脫甲爭相敗北美兵擁大炮升城對

內廷直打僕

此時不覺悽然變喜爲憂鬱鬱而歸至院內掩面涕泣

或問之曰此時共慶重生人皆歡喜子獨憂戚乃爾何故僕曰子

不見金湯將墮乎大廈將傾乎我輩食毛踐土十餘世世受

國恩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今覩此變煤山以前何堪設想回憶數月之苦毒未有若是之甚也爾試思之忍乎安乎衆亦太息長

區三
嘆不已遂入室放聲大哭擲筆於地而百餘日之記錄遂止嗚呼
是役也僕等中國人也以中國人敵中國兵是叛也然試思數月
以來

朝廷迭降

諭旨皆以殷殷然保護教民遣散拳匪爲急務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愛民之心情見乎詞此次禍起定屬邪教非國家之不仁况五月
望後都門內外教民骨積如山血流成渠聞者傷心見者酸鼻嗟
乎教民何罪當此萬難之際欲死不得欲生無門不得已乃與各

國官民築壘共守百餘日、晝夜環伺、精神疲倦、腸胃飢渴、死者白骨暴露、生者黃顏疲瘠、當此時也、際斯境也、易地以思、誰能遣此僕等不過相與同心努力、冀免一死而已、豈甘心叛亂、敵我王師哉、中外達人、明燭萬里、觀此本末、必有以鑒原於格外也、識者諒之、耶穌僕人鹿完天謹記、

補錄庚子五月十二日、京都教民

奏稿、

爲拳匪仇教、妄假僞神、煽惑愚民、聚黨焚殺、慘無天日、情急瀝陳下情懇祈代

奏以拯無辜而彌後患事切義和拳倡自山東蔓延順直妄假偽神設壇焚表煽惑鄉愚一唱百和嘯聚數千百萬人到處焚殺教士教民拒捕傷官深謀不軌雖

朝廷迭降

諭旨殷勤開導冀其散處各安本業而彼終頑固相率風起詎於四月二十日焚燒固安縣公村之教堂殺斃教士二人繼於二十七日又焚燒霸州之善來營村殺斃教民男女十三人又於五月初十日通州東路焚燒教堂教民住房數處殺斃教民四十餘人其他永清武清等處殺斃英教士二人教民死亡無從稽考其數不

可得知、教堂教民房產、均焚掠一空、現在四外教民、携男抱女、逃難到京者、多至數百人、身無衣、腹無食、父尋子、子哭父、夫失妻、妻亡夫、哭泣哀號、慘不能言、嗚呼、教民何罪、傾家蕩產、身死妻子戮、竟至於此極、然教民雖人教會、究屬赤子、縱有不肖、我

朝律法森嚴、何難稟官究辦、豈得不分賢愚、玉石俱焚、揆之

國法天理、何忍出此、且教士傳教、教民入教、原係奉有明文、如果國家禁止、事雖爲善、亦屬叛民、此次禍起、卽萬被刑戮、豈有悔哉、再教民等、率多奉公守法、安分良民、厯稽數十年、各省監禁凶犯、從無教民一人、亦不過迎神賽會、演戲燒香、不合教規、致起鄉愚妒

嫉之數小節耳，亦安有愍不畏法之大罪哉！况從古未有邪教興天下者，歷稽典籍，何地起邪教，何地遭大劫，我

朝

列聖崇正黜邪，律有明文。嘉慶時直省拳匪葛立業等，拿問正法。前日
上諭已詳言之，不料此時變起非常，瞬時度勢，將來大局，何堪設想。
然教民等雖俯首就戮，細思其故，有不能不言，不敢不言，不忍不
言者，言之而在。

聖明洞鑒中也，則中國幸甚，全球幸甚。非然者，縱使區區數萬教民盡
被拳匪殺盡，固不足惜。所惜者，四萬萬無辜平民，悉遭塗炭，然四

萬萬平民盡遭塗炭亦不足惜所最堪痛者我

皇太后垂簾兩朝深

仁厚

澤廣佈民心今年逾七旬之

聖躬縱使四海

昇平頤養中和天下臣民猶恐不能怡其心志克暢天年又兼我

皇七積年

聖躬失和豈堪以戎馬在郊以遺我

兩宮意外之憂此天下臣民所隱慮尤教民等俯首上陳之切念也我

皇太后

皇上明鑒萬里，智由天成，此次變起，關係如何，應無不早在洞鑒中也。懇請速降

諭旨，躬撫兼施，解散脅從，以拯無辜，而彌後患。教民等不勝悚惶待命之至，爲此謹

奏伏乞

附錄義和拳倡亂原由論

嗚乎義和拳倡亂，人謂肇自康梁剛毅毓賢等，而僕曰不然。推其由來，實有一大故焉。蓋中士人心不明天道，不知真理，不諳鬼神。

不識禍福，素爲歷代俾官野史，異端邪說，所迷惑，民智不開，民心多虛，甚至士林宦途，率多昧昧從事，恒乞憐於魑魅魍魎，妄邀福祿。此今日義和拳所由起也。夫理不真實，不足以化小人而服君子。言無切證，亦難以信。今日而傳後世，庚子禍起，明而證之，其故約有五焉：試詳言之。一曰民，二曰兵，三曰官，四曰王公，五曰

朝廷。夫民之故，因民之不智也。試思五六月間，近畿內外，殺人焚掠，亂我京師，焚我劔樓，戮教民，攻使館，慘無天日，以震驚乎

九重，上法焚表，閉鎗炮，鈍刀劔，妖言惑衆，一人倡之，衆人和之，舉國若狂，迨至聯軍入都，猶是炮也，炮則斃命矣，猶是刀也，刀則入肉

矣前此之狐假虎威焚表上法避鎗避炮者今則抱頭鼠竄矣噫
異矣抑又奇矣奇其所奉之神非天神非地祇無非三國水滸演
義中已死之人或有其名而無其人如所稱孫悟空豬八戒者直
令人哭之不能哭笑之不忍笑此無他民之不智由於民心之無
真理不明夫天道也夫兵之故因兵之不智也試思五六月間京
畿內外各營爭相傳習尊之曰師兄重之曰神拳當拳匪之入都
也各門營兵不惟不爲阻止反爲之頭前導引揚鞭開道大聲呼
曰跪道燒香擡頭大師兄至矣日署書記甘軍殺之德員欽使旗
兵擊之西學教習武衛戮之更督同拳匪圍攻使館三閱月擊斃

各國員弁兵丁、教士教民等數百人、迨至聯軍入都、未交一鋒、棄
戈脫甲、相率逃逸、城上大書告白數十張、以示不戰而逃之意、此
無他、兵之不智、由於兵心之無真理、不明夫天道也、夫官之故、因
官之不智也、試思己亥冬、山東拳匪、毓中丞倡之、繼則直省大僚
縱之、剛中堂趙尙書諱之、直省某觀察親赴霸州、匪團焚香跪拜、
後稟請直督裕帥、嘉其神勇、裕帥請至督署、加諸上位、榮以八座、
肩輿往來津郡各等處、無論何官、遇則悉令跪道、不敢仰視、直督

奏請

朝廷各匪首、着以軍機處記名、種種謬妄、聞者笑之以鼻、此無他、官

之不智由於官心之無真理，不明夫天道也。夫王公之出王公之，不智也。試思五六月間，某邸親謁匪壇，入奏

內廷，極稱其忠勇，尊之爲神拳，誣以天降諸神，助我

國家，此機斷不可失。又僞詔匪首分住各邸，設壇焚香。某親王親率所屬敬謹叩拜，禮有加隆。後令各省拳匪報名上冊，優給錢糧。且某親王親燃大炮，攻擊使館，妄思假神力驅逐各國，獨霸中原。嗚乎！天潢貴胄，惑於邪說，此無他王公之不智由於王公之心無真理，不明夫天道也。夫

朝廷非不智也。試思四五月間

朝廷迭降

諭旨皆殷殷然以保護教民遣散拳匪爲急務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智由天直愛民之心情見乎詞惜民之不智假義和之名以信之
兵之不 聞義和之名以助之官之不智喜義和之名以壯之王
公之不智奇義和之名以縱之故迫而爲義和拳王大臣之封追
而爲義和拳記名之請迫而降六月初六日之

旨惜哉惜哉因思天道之在各國也何國崇之何國盛何國輕之何
國衰何也蓋有一至大至正至明至眞之理主宰乎其中而一切

異端邪說吉凶禍福之誘皆不得入而亂之新約云敬畏

天主乃爲智慧開端孔子曰畏天命良有以也試看明天道之家雖三尺童子羞稱怪異推之擇日風水祈福禳災種種誕妄不惟不足以亂之且鄙之賤之以爲不足齒數蓋其心正大光明有一真理居其內又何能有設壇之虛上法之妄焚表燒香避炮避鎗避刀劍戈矛之僞如今日義和拳之噴吱噴吱哉况以極弱之國而欲敵天下羣雄之邦如孟子云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譬之以衰老多病之夫而欲與衆健兒敵有不立斃者乎此其事不待智者而後決此僕所以謂拳匪起禍由於中土人心不識真理不明天

道有以致之也。嗚乎噫嘻然耶否耶。再考歷代典籍所載，何代何地起邪教，何代何地遭大劫。當其盛也，熾熾若火，人皆畏之，或爭趨之，及其衰也，傾家蕩產，玉石俱焚。始悟前此之一唱百和，舉國若狂者，非福也，禍也，抑已晚矣。悔何及也。且嘉慶時直省拳匪葛立業等拿問正法，今春

上諭已諄諄言之矣。何不懲前毖後，悔改前非，共樂

昇平，獨奈何。不論民，不論兵，不論官，不論王公大臣，冒冒然相率風起，釀成巨禍，累及

至尊，西幸蒙塵，以致辱國辱家，辱名辱身。凡有血氣者，誰不當痛哭而

流涕追思其故豈不痛哉豈不痛哉噫是故也智者識之愚者罔察焉非惟不能察之或恐轉相忌之忌之不服甚有起而非之者然而理之所在極之千百萬世後必有明其故者戊戌歲後著天道與國淺說已略言其故矣伏望當道諸公置此變法之際革故鼎新先於天道一事加意詳求先

宮闈後

朝廷而省而府而州而縣而閭閻務使家喻戶曉得以崇正黜邪共知天命可畏邪教害人然後濟之以理財學校教養諸大政庶不致再見今日之事也猗與休哉何其隆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僕

不禁拭目以俟。

摘錄戊戌歲天道興國淺說第十五章

中國者全球治亂之一大關鍵也。中國勝強則全球安如泰山，中國衰弱則全球危如累卵。此有心世道者早已窺之深而計之稔矣。然中國之安危又繫乎能行基督眞道之與否。如其能也，則聲應氣求，風同化一，往來如一家焉。如其否也，則情睽勢隔，爾疑我猜，彼此若兩歧焉。所謂道不同不相謀，其勢固有如是之甚也。然此中利害不惟中國獨受之，卽在各國亦無不共及之。良以近日之大地實爲萬邦公共之大地，而非一國獨據之大地也。試卽其

勢一罕譬之。夫今之中華，猶古之所謂澤麋而虎皮耳。當其原質未露時，人見其體龐龐而勢昂昂，距蹠蹠而視耽耽也。莫不相率而避之，共戒而防之，以爲將以食人也。一旦外革脫而原相呈，人始紛然而議之，閔然而笑之，曰：此殆麋也，而非虎也。今無能爲矣。於是或思啖其肉，或競剝其皮，或且分其骨與角，固將以洩忿於前也。且思以防患於後焉，無如啖肉不足深飽之，剝皮不足共利之，分骨分角尤不足以均肥之，而彼之爭端起矣。夫待爭端旣起而思理之於後，何若爭端未起而預防之於前。然而論防於今日，則誠有難乎其難者。旣不能馭之以術，復不得威之以勢，且更不

可鑿之以利，與媚之以情，然則何如而後可？曰：其惟有經之以大公之理，緯之以至真之道乎？夫既同此公理，共此真道，則爭端已先自我而弭矣。我既能弭其爭端，誰復因爭我而致亂者？此其勢有必然，理有固然，而絕無疑議者也。僕念念在此，曾於甲午歲中日失和時，與中華同道諸人朝夕流涕，跪禱。

上帝以祈默佑我中華，並欲以此隱衷懇請代

奏無如

國家法度森嚴，且同道諸人皆循規守分，未敢越俎妄謀，而事遂終寢。繼於二年前復自具條陳，赴各署呈遞，奈各署奉法惟謹，據云

事關重大、未敢冒瀆

震聽而此切切哀忱、依然未得

上達、迄今又二年矣、此二年中、事機愈促、事體彌艱、而各處情形、直如
浪逐波翻、風鳴谷應、幾令我國有接應不遑之勢、此僕日夜思維、
寢食躊躇、迫而至於今日、今日者、不得不言、不敢不言、且亦不忍
不言矣、言之而在

聖明洞鑒中也、則中國幸甚、萬邦幸甚、言之而以爲不必言、不當言、甚
至以爲有害之言、則

聖朝恩威無罔設、懲勸有定衡、亦明知以草茅之寒士、出鄙鎖之僭言、

越禮逾分，罪應萬死。奈數年來，審時度勢，含意未申，深恐此時不言，終無能言之日，更無盡言之機矣。非然者，恐再越數年，將來大局之變，不堪設想。且僕食毛踐土，沐

澤沾

恩，已歷十餘世，今

以積病垂老之軀，際此國難民艱之日，安忍希圖名利苟且生活，以至敗壞名教，背負

國家忝辱宗祖，而作千古之罪人哉！良以此舉實為中土治亂之機，全球安危之較，有未可淺視輕議者。至區區此身之存亡榮辱，又

吾
烏足輕重等量於其間也。興思及此，感痛彌深。惟念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旣不能撥亂爲治，轉危爲安，以仰答我

皇上高厚鴻慈於萬一，然此切切愚忱。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僕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臨筆涕泣，不知所云。